

故宮週刊

易培基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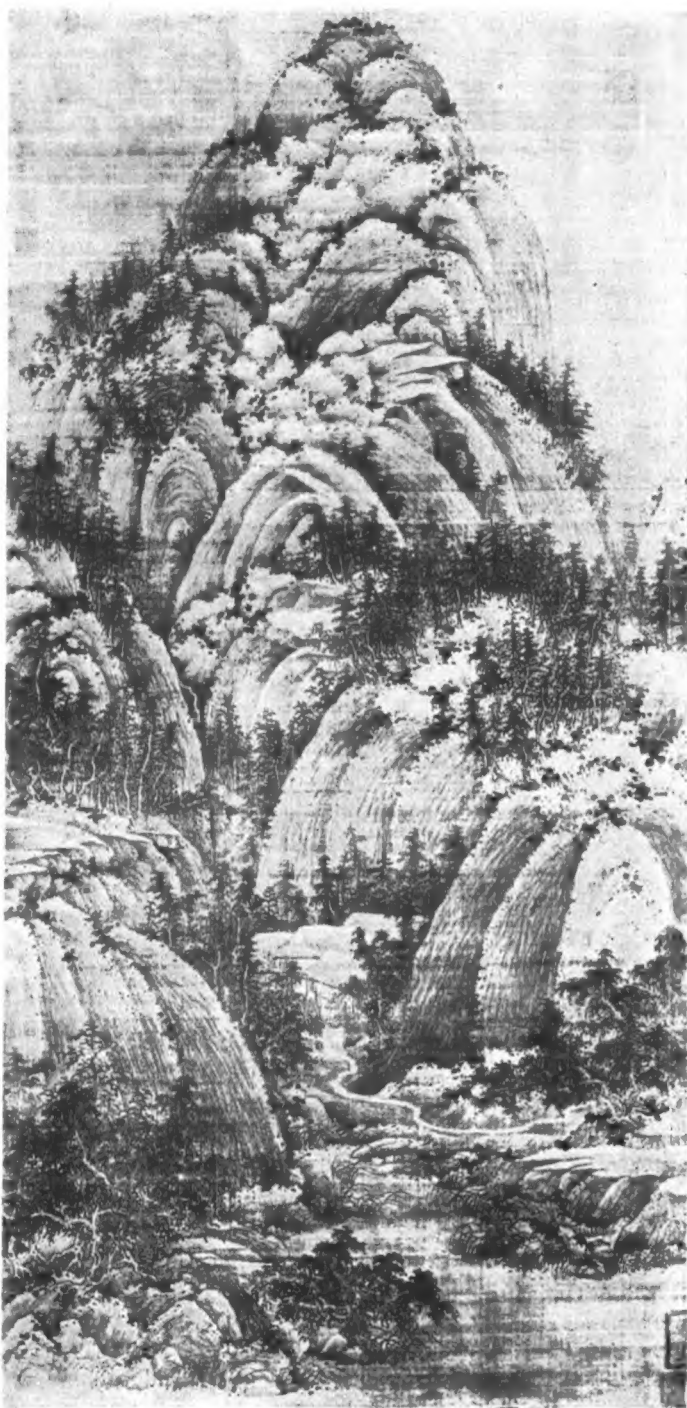
射陽先生存稿選（續）

先府實錄誌銘

烏乎、孤小子承恩、不惠於天、天降嚴罰、乃奪子父、然又平時不學問、不自奮、庸使子父奄然沒於布衣、天乎、痛何言哉、天乎、痛何言哉、烏乎、有父生不能養、今沒矣、孤小子又何忍懷世俗之情嫌、不執筆、俾先美瞻睽、不昭於世焉、烏乎、孤小子又何敢凌駕詞色、不模倣事實、使后世覽子文辭者、罔然不信子父、於是頓首系述曰、先君諱毅、字廷器、先世澧水人、然不知何時徙山陽、遺家窮孤、失讀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詳也、曾祖諱鼎、祖諱銘、餘姚訓導、皇考諱貞、仁

宋 巨 然 秋 山 間 道 圖

（無款原題巨然）



巨然、江寧人、隨僑李至京師、居開元寺、投錫在位、遂有聲譽、山水祖述董源、皆臻於妙、下筆如文人士、就題賦咏、詞源滾滾、出於毫端、少年多作鬱頭、老年平淡趣高、不但知名於時、所謂前之荆關、後之董巨、關六法之門庭、啟後學之隱曠、皆此四人也、

和教諭、兩世相繼為學官、皆不顯、方仁和君教諭仁和時、先君四歲矣、仁和君梁夫人、則挈之如仁和、數月、仁和君喪、則又挈之歸山陽、家世儒者無資、且頗沛、官遊歸、益貧、是時先公已有性資、不妄啼哭吟言、但時時向梁夫人索書讀、以資故、諭教諭、始造就社學先生、社中諸學生年歲時節持錢物獻社學先生、吳氏不能也、社學先生則勤勤教諸學生書、不教先君書、先君輒從旁觀、盡得諸學生所業者、於是通小學論語孝經矣、社學先生反以為奇、欲造就鄉學、梁夫人聞之、歎曰、嗟乎、吳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獨奈何、於是泣、先公亦泣、弱冠、昏於徐氏、徐氏世實采樵文毅、先君遂襲徐氏業、坐肆中、時實采樵文毅者肆相比、率酒食邀臨、先生則不酒食邀臨、時乘街便利機械善俯仰者、先公則木訥遲鈍、循循然、人嘗以詐、不之解、反大以為誠、侮之、

（接第二版）

宋

韓

續

書

(一之書法人宋)

緝欽聞

制命深副願言屬此守藩真

皇修

慶嚮

風馳想言叙美殫撰又上



宋

元

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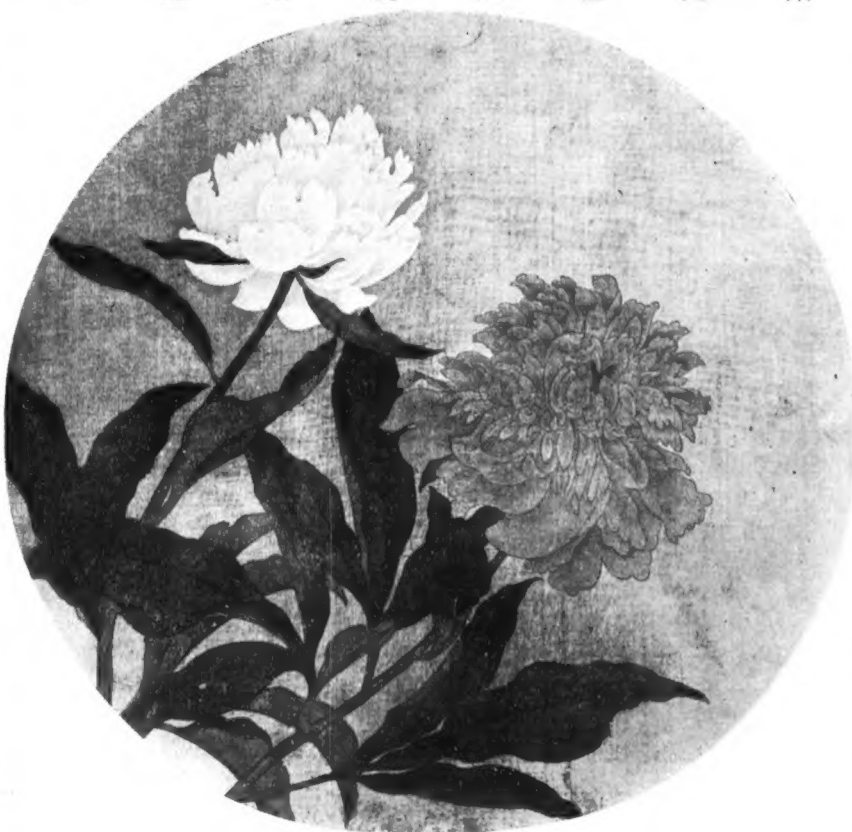
欽

執

扇

之

一



不應、亦不怒、其賈也、輒不屑屑然、且不貳價、又日日讀古人書、於是一市中間然以為癡也、里中有賦役、當出錢、公率先賈錢待背、背至曰女錢當倍、則倍、當再倍、則再倍、曰女當倍人之庸、則倍人之庸、人或勸之誣理、曰吾室中孰非官者、然又背怒、吾豈敢怒背、又犯官哉、於是衆人益癡之、承恩記憶少小時入市中、市中人指曰、是癡人家兒、承恩歸志啼不食飲、公知之、咬曰、兒猶誠癡、兒免為癡翁兒乎、及承恩冠矣、先君且年老、見舊時易侮先君者、盡改節為敬恭、里中有爭鬥較量、競趨先公求平、面折之、亦欣欣去、或胸懷懷恨、難人知者、即不難公知、且訴以臆、鄉里無賴兒相聚為不善、卒遇公、一時散去、皇皇赤發面也、承恩於是喜從容言、曰此殆癡效與、先君方食投箸起、曰兒以我為夷外鈞中、擺人情乎、愀然不悅也、承恩蓋慚愧恐懼失言焉、先公嘗自言百不及人、但未嘗有機心、故形神不勞、衣食稍溫飽止矣、不願慮有無、唯日飲酒、然不取醉、三爵后便頽然嗜歌、遇好風日、即徐徐負手去、遍歷近郊古寺中、或大林下、俯仰徘徊焉、蓋終其身未嘗

韓緝、維第、字玉汝、登進士、第元豐中、自龍圖閣直學士、進知樞密院事、哲宗立、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首相蔡確、與章惇譴東朝、緝暴其姦狀、以太子太保致仕、卒、諡莊敏、緝所至以嚴稱、嘗知秦州、以鐵裏杖箠殺人、秦人語曰青達乳虎、莫達玉汝、其暴酷如此、

入州府、郡太守厄山公聞之以為賢、鄉飲召為賓、不至、三命、然后赴、然須臾自謂不敢當也、性一無所好、獨愛玩羣籍、不問寒暑雨暘、日把一編坐戶內、大官過亦不知、前驅呵之、乃徐起、自六經諸子百家莫不流覽、獨尚書左丘明春秋、未嘗一日置也、於諸書訓詁聲切不甚通悉、然獨得大旨要歸焉、

(未完)

(本市) 每周五分 十期五角 三十期

本院最新出版物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冊起

故宮寶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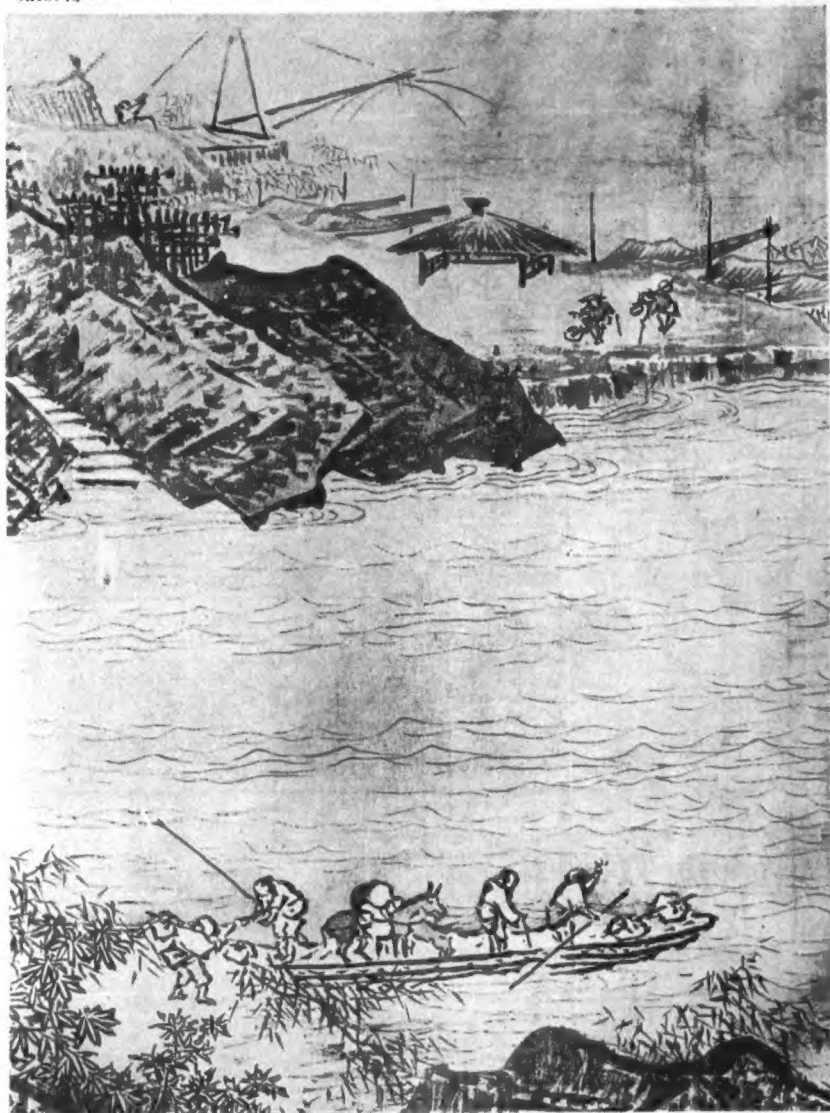
以上九折 六十期以上八折

影印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 每部八角
影印李孝美墨譜附墨評 每部二元五角

定價 毛線 每部五角
定價 毛線 每部五角

定價 原拓本 每冊三元
定價 影印本 每冊一元

宋夏圭長江萬里圖卷之一節 (小傳詳前)



繪事雜錄 (續)

鬱岡齋筆塵 (續)

郭恕先畫重樓複閣、層見疊出、良木工料之無一不合規矩、其人世以為狂士、而實世外人也、尚於小藝、委曲精微如此、今之作畫者、握筆不知輕重、而輒蔑棄繩墨、信手塗抹何哉、

米元章、李伯時、雖以書畫知名、而其流品故在秦黃張見之列、故其書畫益重、維東坡亦重之、而二子亦心折於東坡、然黨禍之作

也、二子不及焉、元章乃特為蔡京所厚、今世傳一帖云、苦老矣、先生勿恤廷議薦

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

不幸一旦死、不得潤色帝業、黜離皇度、臣某惜之、願明天子破常格料理之、先生

以為何如、見以道言當東坡盛時、李公麟至為畫展廊像、後東坡南還、公麟去京師

、遇蘇氏子弟於途、以扇障面、不一揖、其薄如此、故以道鄙之、 (接第四版)

(前詳傳小)

明 唐 寅 山 水 扇



部曲將印之二十七



鼻 紐

部曲將印之八十二



鼻 紐

部曲將印之九十二



鼻 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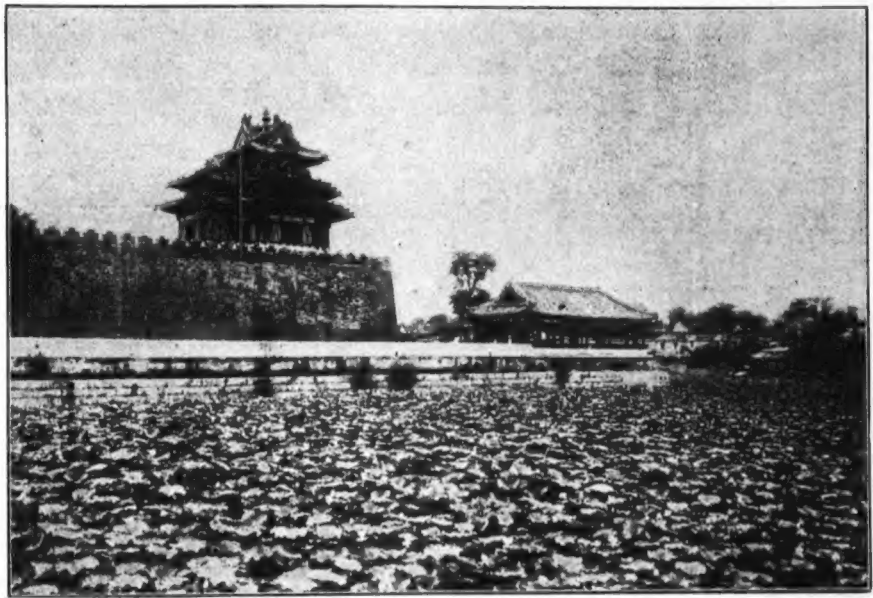
部曲將印之十三



鼻 紐

亭角及樓角西門武神後繕修

畫業平生所有公麟之畫於人、不復留、夫元章滑稽玩世、顧東方朔、時方禁蘇黃黨人而輒自供出、雖曰不入黨與、直玩弄當時君相於股掌間耳、乃公麟何爲哉、則亦俗畫師而已矣、以道、真快士也、



米元章云、書畫不可論價、士人難以貨取、所以通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柯敬仲云、看畫乃士大夫適興寄意而已、有力收購、有目力鑒賞、遇勝友好懷、彼此出示、較量高下、政欲相與誇奇門異、今之輕薄子則不然、縱目力略知一二、見人好物、故貶刺類統用心計購、至於必得、倘不得則生造毀謗、必欲此

亭兩及前門殿高



物名譽不彰、賞鑒之士、固不待說破、平常目力不定者、或爲所惑、已收一物、妄自稱譽、人或欲之、必作說阻難、得善價而後已、此皆心術不正、不可不鑒、按二公宋元賞鑒名家、故其說如此、可爲好事者頂門之針矣、然何說又不如米說之脫灑也、米顯於書畫中俗氣脫盡、得不爲千古英傑、(未完)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續)

栗亭

嗚呼、吾記至此、吾乃不龍不深致慨夫亡清之所以速亡、及吾民國十餘年之所以不振、其病原皆在缺少忠貞之士也、某日陳佩忍先生、約午餐於其貨宅舊奏事處首領太監邱和來家、約邱同坐、說遺事、邱之言曰、清之進位也、袁世凱遺趙秉鈞、楊士琦、蔭昌、及海軍部某侍郎四人、持上請遜位摺、期以三日、此摺置養心殿三日、隆裕始終未嘗披閱、懵然不知爲何事、亦無他人過問、及期、四人者復來催逼、乃降旨照准、四人者哭、隆裕亦哭、四人退、隆裕治事如常例、久之不見有奏國事者、乃問奏事處太監曰、今日何無國事、奏事處方告以國事已歸袁世凱、太后俱請開家事可耳、乃與然、而今日之所謂遺老宗室孤忠耿耿者、當日乃不知所往、聞自來亡國之創例云、邱又謂自清室遜位以來以迄今日、以亡國之景響而相繼者、惟神武門內前日餓斃二犬耳、言下猶憤憤不置、而今人情勢至此、所謂遺老宗室者、猶不思置其故君於磐石之安、徒爲個人欲外博忠貞之名、隱謀侵佔之實、不惜以其故君爲孤注之一擲、而未聞其中有一人排衆議以糾正之者、吾不知金梁摺中所謂不成則一二人任其害者、此一二人果孰指也、潰儀非其一乎、委員會致高等廳函、謂爲清儀謀脫卸爲其預定計畫者、此皆皮相之談同一隨其術中者也、(未完)

本院最新出版物

購印者從速

影印柳貫上京紀行詩

每部大洋五角

影印太平清調迦陵音

每部大洋二角五分

沈石田山水册

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大洋九角

宋人法書

現用上等綿連紙精印單行本定價每册大洋一元五角

史料旬刊

每旬一册定價大洋四角五分全年三十六册大洋十八元

影印宋本淮海居士長短句出版

每部大洋八角

本刊第一期至第廿六期合訂本業已成册

裝訂精雅定價每册一元五角合訂本內所有各期停止零售成書無多並希注意